

汉语国际推广中的“打”理念之我见

段业辉 邱雪枚*

[摘要] 海外汉语教学中,“打”作为一种新的言语技能被提出,并与传统技能合称为听、说、读、打、写五项言语技能。“打”让人耳目一新。本文从汉字教学的难点及国内对外汉字教学现状两方面论述了对汉字教学的思考,并进一步从正反角度探讨了“打”的可行性。

[关键词] 汉语国际推广;“打”;电脑打字;手写汉字

[Abstract] “Computing” has been proposed as a new language skill in overseas Chinese teaching. The traditional four language skill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plus computing are called “new five language skills”. “Computing” is a new method. This paper discusses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from two aspects: the difficult poi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struc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to foreigners in China. Then the feasibility of “computing” is discussed further from two points of view.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opularizing of Chinese Language; “Computing”; Typing words by computer; Hand-writing Chinese

由美国西点军校何文潮等编写的《Chinese for tomorrow: a new five-skilled approach》(走向未来:新中文教程)系列教材于2008年由Cheng & Tsui company出版发行,该书提出学汉语要运用一种新技能——“打”,并将其与四大传统言语技能并列,认为听、说、读、打、写应是汉语学习的五大技能。无独有偶,在加拿大也有一家eCompuChinese Education Association(电脑学中文教育学会),由在海外从事华文教学10余年的薛意梅主创,设计并研发了“趣味计算机学中文”教学法,提倡通过打字、听字、认字及识字的方式来学中文。

把“打”作为基本技能运用到汉语教学中,对国内对外汉语教学来说还是全新的。面对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打”是否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值得关注和研究。

* 作者简介:段业辉,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邱雪枚,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博士生,中国矿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

一、“打”理念的内涵

无论是何文潮的“电脑中文”还是薛意梅的“趣味计算机学中文”,其核心内容不外乎两个:一是把电脑打字作为一种言语技能培养,用电脑打字进行书面交际;二是作为学习汉语的工具。“二”是在“一”的基础上扩展实现的。

作为言语技能的“打”与“写”密切相连。“写”指写出汉字,组织成文章,进行书面信息交流。而“打”指运用电脑再造汉字,进行书面信息交流。可见,“打”是能起到与“写”一样作用的言语技能,只是改变了“写出汉字”这一环节。为什么要“制造”这一改变?实际上,“打”的理念是基于海外汉语教学遇到的实际困难并结合时代发展特征设计的:①“打”是针对写汉字的难题设计的。由于汉字和拼音文字的不同,海外汉语学习者畏惧学习汉字,特别是写汉字,汉字学习受阻后会妨碍词汇的学习和其他言语技能的发展,使汉语学习成为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②“打”是针对时代特点设计的。美国和加拿大电脑应用普及,已成为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脑输入汉字与当今最流行的交际手段相一致。同时,网络汉语学习资源丰富,一旦会打汉字,就打开了网络听、说、读、写其他言语技能训练的钥匙,学生可以使用丰富的网络资源学习汉语。

“打”汉字的前提是学习者掌握汉语拼音、熟悉汉字字形,“打”时输入汉语拼音,选择正确的汉字。对美国、加拿大汉语学习者来说,输入拼音就像输入英文,会说就会写,学生可以更快地造句和认字,摆脱汉语难学的心理障碍,增强自信心。

在《走向未来:新中文教程》中,每课均由对话、叙述、课文英文翻译、学拼音、学汉字、听说练习、电脑与汉字练习、课文练习、补充阅读练习、中国文化习俗十部分组成。课程从开始就教学生用拼音在电脑上打汉字,教学中逐步向学生介绍汉字的构成,介绍手写汉字并限制手写汉字的数量,让电脑打字与手写汉字互相补充。这种教学把电脑作为一年级中文课的一部分,设计结合电脑科技内容的教学大纲,选择需要的电脑资源与教学内容配合,建立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

二、汉字教学的思考

面对这样一种全新的对外汉语教学理念,我们不禁要再度思考,外国人学汉语难在哪里?汉字真的这么难学吗?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都解决了哪些问题?有没有很好地解决汉字问题?“打”的理念符合学习者的认知规律吗?它能更好地解决汉字问题吗?

1. 汉字难在哪里?

在1996年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白乐桑(法)、柯彼德(德)等学者就曾认为中国学者没有解决好汉字教学问题。他们认为,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还是在教材编写原则方面,甚至在课程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地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白乐桑,1997;柯彼德,1997)。拼音文字的字母少,字母有形有音而没有义,教会几十个字母的发音和书写,文字教学的任务基本就完成了。而汉字及其汉字教学有自己独特之处。汉字形音义三位一体,这三个方面的内

容,对外汉字教学缺一不可。调查发现,100%的非汉字文化圈学生认为汉字难,即使是高级班汉字文化圈学生人均综合识字量也没有达到城镇居民脱盲水平。在他们看来,汉字形体众多,结构复杂,读音、意义十分复杂,是学习汉语一道难关。由于基于汉人思维方式的汉字特殊性,导致非汉字文化圈的多数学生对学习汉字存在畏惧心理。

首先,与拼音文字背景的学生认知心理有关。对于母语为拼音文字的学生来说,他们习惯于将语音作为联系语言与文字的纽带,汉字的表音方式令他们迷惑。汉字不传递口语信息,拼音文字却可以语音为中介达到拼读、辨认、拼写目的。以英语“月”的书面词形“moon”为例,看到词形就可以发音,根据发音可以拼出词形,“moon”的认读过程就是“音—形”加工再到“义”加工的过程。认读一个汉字,往往要分三步:音—义相联,形—义相系,音—形结合。如汉字“月”认读的三个步骤:①形—义,字形“月”和概念“月”的联系;②音—义,字音 yuè 和概念“月”的联系;③音—形,字音 yuè 和字形“月”的结合。“见字不知音”是他们学习汉字的最大困难。

其次,对于拼音文字背景的学生来说,汉字活像一幅幅图画,似乎无规律可言。要书写、认读和识记汉字,得下一番苦功夫。首先汉字的笔画与拉丁字母有很大不同。拼音文字的书写规则是由左至右的线性横向排列,圆笔画不交叉,且有倒笔和逆笔。为适应汉字的笔画,拼音文字背景的学生就要:改弧线为弯曲(如 c、h—式、戈),改斜线为撇捺(如 k、x—人、义),改圆形为方形(如 o、a—国、固),化圆点为锋点(如 i、j—刀、兴)。此外,汉字的单一笔画“横竖撇点挑钩折”,其走向不像拉丁字母那样有较多向上的逆笔(w、n、v),除了钩笔逆向向上以外,大都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汉字的字感对拼音文字背景的学生来说也是全新的,如果没有部件、独体字、合体字和汉字结构的概念和知识,就无法体会笔画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上两点带来了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不同的学习特点:汉字文化圈学习者阅读比听说进展快,常利用汉字来识记和积累词语;拼音文字背景学习者只求听说,不愿读写。尽管存在认知上的差异,拼音文字背景的学习者仍可通过汉语拼音找到认读汉字的捷径。作为国际化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汉语拼音是大多数熟悉罗马字母不会汉字的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便利工具。

2. 国内对外汉字教学现状与尚待解决问题

1996年的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之后,对外汉字教学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1997年,首次汉字和汉字教学研讨会在湖北宜昌召开;1998年,国际汉字教学研讨会在法国巴黎召开;2005年,西方学习者汉字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美因兹举办。会后分别出版了《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论文选》、《汉字的认知与教学——西方学习者汉字认知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对外汉字教学研究专著、工具书和教辅读物。汉字和汉字教学研究的文章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关系研究”、“语文一体与语文分开的教学模式”、“字本位与词本位的讨论”、“汉字教学单位和教学方法研究”、“对外汉字教材编写研究”、“汉字学习者学习特点和规律研究”等方面。这些成果,既显示出对外汉语教学界对汉字教学的重视,也反映了对汉字教学理论和实践探讨的深入。

对外汉字教学在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带来了汉字教学逐渐走出困境的希望。但是,就对外汉字教学这一重大课题而言,目前研究水平和规模还是不尽如人意的。

衡量汉字教学是否成功,一个关键的数据是看学生的识字量,一切设计、方法最终都要体现到这个数据上来。1992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公布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将2905个常用字分为四级。理论上,留学生四年本科所掌握的汉字量应达到这个要求,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李大遂(2008)分别于2001年、2006年对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中高级留学生的识字量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人均综合识字量中级班学生为1000字或945字,高级班学生为1616字或1621字。王汉卫(2007)对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本科四年级留学生识字水平进行了抽样测试,结果表明该校本科四年级留学生人均综合识字量为1591.33字,与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高级班学生的人均识字量非常接近。

据统计,1996年至2005年,在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刊物和论文集上发表的论文总数3315篇,有关汉字和汉字教学的论文150篇,占论文总数的4.52%。与1996年以前相比,仅增长了约一个百分点(李大遂,2007)。迄今为止,国内有关对外汉字和汉字教学的各类著作(专著、教材、工具书、教辅读物),也就三四十种。

2008年3月,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了《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大纲分五级,共要求掌握23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与原有《大纲》相比减少约6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国内对外汉字教学而言的,目前来看仍不理想。面对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汉字教学面临着更艰巨的挑战,要解开这道难题,汉字教学又该如何走出一条切实有效的新路子?

三、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下“打”的可行性

目前,汉语国际推广事业蓬勃发展。建立海外孔子学院,向海外派遣汉语志愿者,启动以推动世界汉语教学为目的的“汉语桥工程”,都极大地促进了汉语的国际推广。截至2008年底,海外孔子学院已达300多所,遍布世界各地,开设各种层次汉语课程6000多个班(次),学习者达13万人。面对历史赋予汉语教学的机遇与挑战,“打”的教学理念是否可行呢?

1. “打”的可行之处

(1) “打”是符合拼音文字背景学习者认知心理的

Koda(1988)曾经研究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生,比较不同母语背景学生的语音编码策略。结果表明,拼音文字背景的学生需要直接分析语音信息,而表意文字背景的学生不需直接分析语音信息。毋庸置疑,对二语文字的加工依赖于对母语文字的加工机制。由此可见,拼音文字背景学生的学习策略更多地信赖音码,习惯于“见字知音”,倾向于走从音到义的学习道路。

“打”汉字的前提是学习者首先会汉语拼音,由于汉语拼音所使用的拉丁字母与大多数拼音文字背景的学习者相一致,也使这一过程变得简单。拼音作为发音的工具出现,输入拼音就像输入英文,“输音见字”,实现了音—形—义相联的认知过程。

“打”符合拼音文字背景学习者的认知心理,而且降低了手写汉字的难度,可以排除他们汉字难学的心理障碍,电脑打字使他们认识更多的生词,更快地造句和认字,促进其他言语

技能的发展。

(2) “打”是符合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的

汉语国际推广“走出去”的新形势带来了一系列与国内对外汉语教学“招进来”的不同:教学环境、教学对象、教学课时、教学内容的变化以及学习者习得能力、认知能力、动机和态度的多样化。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环境、学时、对象的变化。首先,国内对外汉语教学每班周课时 20~30 不等,而国外汉语教学留给教师的课时很少,甚至每班每周只有几课时。这种情况下,单开汉字课几乎没有可能。如果进行听、说、读、写并进型教学,在有限的课时内,教语音、词汇、汉字和语法,课后学生做大量的词语背诵与抄写习作,往往会给学习者带来很大的压力,对汉语学习产生畏惧;如果采取缓进型教学,在开始一段时间甚至全部第一年不学汉字,读写都用拼音替代,会使学生产生“缺环”,影响其他语言要素的学习及言语技能的发展,难以实现教学目标。其次,教学对象无论是数量、年龄还是语言背景都和“招进来”的大不相同。以往来华留学生虽来自世界各地,但一些近邻尤其是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比较多,而现在汉语学习者遍布世界各地,远远地超出了汉字文化圈的范围。另外,随着在国外大学、中小学、社区、企业开设汉语课程,汉语学习除成年人外,还包括未成年人,除在校学习者外,还包括社会学习者,更多的将是青少年甚至少年儿童。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增多和教学对象的多样化及低龄化都对汉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符合其认知特点生动有趣的学习方式接受程度一定会高;最后,非汉语教学环境也给学习者增加了学汉语的难度。基于以上原因,“打”是符合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的。

(3) “打”是符合时代书写特点的

21 世纪,电脑普及率和互联网使用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提升。据市场调查专门机构——AC 尼尔森发表的《2006—2007 年媒体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电脑普及率最高的 5 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韩国(88%)、香港(84%)、台湾(81%)、新加坡(77%)和美国(77%),互联网使用率最高的 5 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韩国(80%)、新西兰(66%)、澳大利亚(65%)、英国(60%)、香港(59%)和美国(59%)。在电脑普及率高的国家,通过电脑及其标准键盘进行书写,已经并正在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一项基本技能。任何一位脑力工作者,如果不用电脑就几乎无法正常进行工作。而传统的纸笔书写方式因“打”的出现使用范围在逐渐缩小。因此,“打”是适应时代书写特点的。

2. “打”的局限性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打”适用于电脑普及率、互联网使用率高且汉语电脑教学资源丰富的国家。事实上,电脑普及率和互联网使用率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呈不均衡状态,尽管世界范围内家用电脑与上网越来越普及,但就个人电脑的拥有量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电脑打字不仅需要拥有电脑,还需要有丰富的汉语电脑教学资源。这些资源包括设置电脑的中文处理功能、教授语言技能的网上资源、网上词典、网上教学项目及远程学习平台及中文播客等。不同语言背景的国家 and 地区在这些资源准备上参差不齐。对一些电脑普及率低、互联网使用率低及网络教学资源不丰富的国家,目前“打”还是不适用的。

如何解决电脑打字和手写汉字的关系问题是“打”带来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可以运用“打”教学法的国家、地区面临的问题。这些国家、地区有汉字文化圈的,也有非汉字文化圈的。汉字文化圈学习者学习汉语具有阅读比听说进展快,利用汉字识记、积累词语的认知特

点,介入手写汉字应针对这一特点区别对待。介入手写汉字包括何时介入、介入方法、介入内容、阶段性巩固与总结、阶段性学习策略等一系列问题。应对这一问题既要结合不同语言背景汉语学习者的思维特点,又要有丰硕的对外汉字教学成果可以借鉴。如偏旁为纲法、声符归纳法、形符归纳法、部件教学法、字理阐释法、韵语教学法和偏误分析、学习策略的研究成果等。

另外,我们深知,手写汉字是认知汉字的基本功能之一,自甲骨文产生至今3 000多年来,尽管汉字书写工具更换频繁,但从未脱离过手写这一“历史传统”。汉人对汉字的认知是通过听、说、读尤其是写来实现的。汉字集形、音、义于一体,在手写汉字一笔一画的肢体训练中,学习者可以更好地记住字形,理解字义和词义,并将文字融入自己的思考,让文字记忆与理解成为一种本能。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汉字,它的魅力也只有通过书写横、竖、撇、点、折等基本笔画及其搭配才能体会得到。电脑打字这一书写方式的改变使文字沦为单一的表达符号。虽然数字化时代书写方式的改变不可逆转,但我们是否更应该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做出努力,发挥汉字书写的优点,培养汉语学习者的汉字书写能力,延续汉字的书写艺术?

纵观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打”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打”能否在对外汉字教学及汉语国际推广上取得突破,还需要结合不同语种“量身定做”具体教材与实施方案,更要经得起教学实践的检验。汉语国际推广要取得成功,与教师、教材、教法等因素密切相连,所谓汉语教学的好方法,汉字教学的好方法,也只是相对而言,只是希望通过探索规律,缩短学习时间,提高学习质量,化难为易罢了。没有包治百病、有利无弊的良药,也无法在实践中只运用一种教学方法。本文提出“打”这一理念,希望能为汉语国际推广的顺利开展提供一点思路。

参考文献:

- [1] 白乐桑. 汉语教材中的文、语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2] 柯彼德. 汉字文化和汉字教学.《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3] Koda, K Cognitive Process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Transfer of L1 Reading Skills and Strategie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988
- [4] 李大遂. 对外汉字教学回顾与展望.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
- [5] 李大遂. 关系对外汉字教学全局的几个问题.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8(2)
- [6] 王汉卫. 精读课框架内相对独立的汉字教学模式初探. 语言文字应用, 2007(1)